



巴甫連柯短篇小說集

時代出版社



巴甫連柯短篇小說集

藍 谷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П. Павленко

РАССКАЗЫ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г.

內 容 提 要

這本小說集中收入的是作者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五一年寫成的十七篇小說。其中有六篇是在衛國戰爭時期寫成的。在這些作品中，作者以最大的熱情歌頌了英勇的蘇軍戰士，並藉這些作品鼓舞了對德國法西斯強盜作堅決鬥爭的蘇聯人民。在戰後所寫的十一篇小說中，作者熱情地歌頌了蘇聯人民為建設幸福生活而進行的創造性勞動，以及他們的樂觀主義和不畏懼任何困難而奮勇前進的精神。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二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開本：850×1143 1/32 印張：5⁴/₃₂

1954年9月北京初版 1954年9月1次印刷

1 18,070冊 125千字

目次

作者自傳	三
話的力量	八
我的同鄉尤蘇波夫	二
地雷狂想曲	六
成功	七
榮譽	三
幾個小故事	四
山中故事	五
黎明	六
誰的生命	九
雨	八
秋霞	五
在海邊	三

路上的呼聲·····	一只
暴風·····	一元
生命的糧食·····	三毫
真誠·····	三毫
旅途中聽到的名字·····	一毫

作者自傳^①

我於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彼得堡一個鐵路員工的家庭裏。出生不久，因為母親生病，我的家庭就搬到格魯吉亞去居住了，而格魯吉亞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的童年是在動盪多事的年頭度過的。現在我還隱約地記得一九〇五年^②以及武裝工人和警察的衝突。我們跟父親（母親在搬到梯弗里斯^③不久以後就死掉了）就住在城裏最窮苦的拿哈洛夫克區，這裏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是鐵路工人。我記得那時大人們時常談起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他當時時常到工人們的家裏來，而且還跟住在我家附近的許多人做了朋友。我總老是不敢相信那些談話的人真的會認識高爾基。高爾基和（部分的）夏里賓^④（當時也有很多人認識他）那時在我看來真是神話中的勇士。

在開始閱讀高爾基的作品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他，敬愛他，崇拜他，把他當作一個本地出身的偉人，

① 作者自傳是巴甫連柯一九四九年在國立文藝書籍出版社把長篇小說「幸福」列入「蘇聯小說叢書」出版時寫的。現在發表的作者自傳是作者本人在一九五一年加以修正和補充過的。——原註

② 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第一次革命。

③ 梯弗里斯（Tiflis）是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現在叫做特皮利西（Tbilisi）。

④ 夏里賓（1873—1938）著名低音歌唱家，還擅長繪畫、雕刻、寫作。

或者可以說是同鄉（他的確在拿哈洛夫克區住過一段時期）。

我在特皮利西唸完中學，中學畢業以後就加入了紅軍。

還在學校裏讀書時我就幻想着做一個作家，並且還給一本叫做「我們的田野」的手抄刊物寫過稿子，不過，應該怎樣來寫作，當時我確實不知道。農學家的工作和教師的工作都曾經吸引過我，可是生活却使我做了一個士兵。

我在一九二〇年入黨，開頭當政治指導員，後來當聯隊的政委，復員以後，曾經在阿捷爾、拜疆和格魯吉亞做過幾年黨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曾經在南高加索被選為參加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在這幾年內，開頭在一份紅軍的報紙「紅色軍人」上發表文章，後來又在「東方的曙光」上發表文章。曾經寫過一些隨筆以及一些關於黨問題方面的文章。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的這三年我在土耳其蘇聯商務代表處工作，不過，我還是經常給「東方的曙光」和「敖德薩新聞」撰稿。根據在土耳其所得的印象，我寫成了最初的幾個短篇小說和一本隨筆集「斯坦埠和土耳其」。這些小說都是唯美派的，空想出來的。

我以後寫的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說「沙漠」。「沙漠」是我在一九三〇年參加作家旅行團遊覽了土庫曼以後寫成的。跟一些富有才華的，文學經驗又比我豐富的作家們一起去旅行，給了我很多好處，還教會了我許多東西。這次旅行也促使我對自己所寫的有數的作品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並且還推動我去尋求一條新的道路。不過，我不敢說，在我寫成了「沙漠」以後就找到了新的道路。

就是在「沙漠」裏也還存在很濃厚的唯美派的氣味，以及對東方的異國情調和裝腔作勢的形式美的傾向。

一九三二年，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描寫巴黎公社事情的「防塞」問世了。在這部作品裏，雖然我靠近了現實主義，但是沒有完全掌握住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有一位批評家說，「防塞」是打滿了漂亮補丁的不成功作品。

在「防塞」出版的那年，在我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它斷然地改變了我的寫作道路，——這就是我認識了A·M·高爾基。兩年以後我到了遠東，並且從那裏帶回來了一部長篇小說「在東方」。這部小說受到我國讀者的歡迎，並在國外譯成了六種文字，其中包括中文在內。從這時起，我開始試寫電影劇本。開頭我把「在東方」改編成電影腳本，接着又寫了「亞歷山大·聶夫斯基」、「亞柯夫·斯維爾德洛夫」、「宣誓」、「攻克柏林」。另外還有幾個腳本沒有上銀幕。銀幕之所以吸引我，首先是因為它是一座大講壇，在這座講壇上可以和千百萬觀眾講話。我相信電影是散文的產物，而不是戲劇的產物，因此，散文作家就要比劇作家更接近電影。我總希望自己以後能寫出一部沒有毛病的電影腳本來。

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八這幾年之間，我曾經編輯過「三十天」雜誌，後來又編輯過高爾基的「第二年」不定期刊，還做過很久的新聞記者工作。我一生都喜歡報社工作也重視報社工作。對我來說，報紙永遠是我的一位好老師。一九三四年，在第一屆全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我當選了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理事；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一年，我就一直在蘇聯作家協會常務理事會以常務理事的身分從事工作。

一九三九年我親眼看到了人民在建設費爾岡運河時表現出來的偉大熱情，當時我就開始根據這個主題寫作電影腳本和長篇小說。跟白芬軍的戰爭使我不得不丟開電影腳本和長篇小說，因為當時我必須以紅軍的報紙「英勇的進軍」的隨軍記者的身分而參加這次戰爭。一九四〇年，我正打算回到費爾岡運河的主

題上去，可是不久就開始了偉大的衛國戰爭，我也就做了「紅星報」的隨軍記者。我曾經到過西綫、勃良斯克戰綫、克里米亞戰綫、南高加索戰綫和第三烏克蘭戰綫。

在戰爭的時期裏，我寫了一部很不成功的「俄羅斯中篇小說」，還寫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剛毅之路」和紀錄片「德軍被擊潰在莫斯科城下」的說明書以及電影脚本「宣誓」。

一九四五年，我在攻克維也納的第三近衛軍裏結束了軍事生活，來到了克里米亞。在克里米亞我寫了長篇小說「幸福」和幾個短篇小說、電影脚本「攻克柏林」和一部短短的中篇小說「草原上的太陽」。

在一九三八年，我和一批蘇聯作家一起獲得了列寧勳章；一九四〇年，由於參加了和白芬軍的戰爭，我獲得了紅星勳章；一九四三年——我獲得了紅旗勳章。

一九四一年，由於電影脚本「亞歷山大·聶夫斯基」，我第一次獲得了斯大林獎金；一九四七年，由於電影脚本「宣誓」，我第二次獲得了斯大林獎金；一九四八年，由於長篇小說「幸福」，我第三次獲得了斯大林獎金；一九五〇年，由於電影脚本「攻克柏林」，我第四次獲得了斯大林獎金。

從一九四六年起，我就一直在領導着蘇聯作家協會的克里米亞分會，編輯不定期刊「克里米亞」；從一九四七年起，我就擔任了「旗幟」雜誌的編輯委員，總的說來，我的全部文學生活都是和「旗幟」雜誌密切聯系着的。

戰後我經常出國：爲了編寫電影脚本「攻克柏林」，我去過布拉格、維也納和柏林；爲了參加全美保衛和平大會，我去過美國。國外所得的印象在鼓勵我去寫一部新的長篇小說。但是我也無法忘懷由於人民建設費爾岡運河而潛入我內心的那股熱情。我欠它一筆債。我也欠尤利斯·伏契克一筆債。我是一九三五

年在莫斯科和他認識的，關於他，我應該創作一部充滿英雄氣概的影片。我還欠塞瓦斯托波里一筆債。總之，我翻閱筆記本時，我就明白：我必須寫比已經寫成的更多的東西，而且，還要寫得比我已經寫好的要好上幾倍。

我活着——我滿懷信心地在工作，我相信這一切願望都會實行。

П·巴甫連柯

● 費爾岡盆地 (Oporná) 在吉爾吉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交界線上，原來土地乾旱，缺少河流，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一九三九年，當地居民在蘇維埃政權領導下，開闢灌溉運河，由於全體居民的高度勞動熱情，在四十五天裏就開闢了一條通常要七年才能開闢成的大運河。

話的力量

當我感到困難，當我因懷疑自己的力量而痛苦流淚，而生活却要求我作出迅速而大膽的決定，但我却由於意志薄弱不能作出這種決定的時候，我就想起了一個古老的故事：這是很久以前我在巴庫聽一個在四十年前被流放過的人講的。

這個故事是那樣有益地影響着我，是那樣有力地在鼓舞我的意志和鞏固我的意志，以致使我把這一個短短的故事當作是自己的護符和咒文，當作每一個人都有的那種內心的誓言。這是我的頌歌。

下面就是這一個故事，已經縮短成能對任何人敘述的一個寓言了。

事情發生在四十年前的西伯利亞。有一次，被流放的各個不同黨派的人聚集在一起開聯席會議。做報告的人必須從鄰近的村子到此地來。這是一個年輕的革命家，很有名，很突出，並且還很有前途。我不打算說出他的名字。

大家等他等了很久。他沒有來。

當時，要把會議延期召開是情況不允許的，而那些跟他屬於不同政黨的人則主張他不來也要開會，因為，他們說，這樣的天氣，他反正來不了的。

天氣也的確很壞。

這一年的春天來得很早，雪很快就向太陽屈服了，光禿禿的南面斜坡上的積雪溶化了，想坐狗拖的雪橇走是不可能的。河裏的冰也變薄了，現出青色，有些地方則已經浮動起來了，因此，滑雪來是很危險的，而駕小船逆流而上又尙嫌過早，因爲冰塊會把小船撞碎，其實，即使是最強壯的漁夫也抵不住冰塊的衝擊力。

然而主張等待的人並不妥協。他們很了解那個要來的人。

「他一定會來的，」他們堅持說，「如果他說：『我要來。』那他就一定會來的。」

「環境比我們更有力量，」前一種人急躁地說。

大家爭論起來了。忽然窗外人聲噪雜，在草房附近玩耍的孩子們也興奮起來，狗也叫起來，焦急不安的漁夫則趕緊向河邊跑去。

被流放的人們也走出了草房。他們眼前出現了一個驚人的場面。

有一隻小船緩緩地、彎彎曲曲地衝着碎冰在往上游。船頭上站着一個人，個子瘦瘦的，穿一件毛皮短外衣，戴一頂毛皮耳帽，嘴裏含着一個煙斗，用沉着的動作，不慌不忙地用一根竹竿推開湧向小船來的冰塊。

開頭誰也沒有留心到這隻既沒有帆又沒有馬達的小船是怎樣逆流行駛的，但當人們走近河邊時，大家都吃驚了，原來這隻小船是由幾條狗在岸上拖着前進的。

在這一帶地方從沒有人試着這樣做過，漁夫們驚奇得直搖頭。

其中一個老漁夫說：

「我們的祖先和父親在這裏住了多少年，但誰也沒有敢這樣做過，當帶耳帽的人走上岸來時，他們就特別尊敬地向他鞠躬致敬，說：

「到來的這個人比我們大家更會出主意。一個勇敢的人！」

到來的人和等待着他們的人們握握手，指着小船和河說：

「同志們，請原諒我不得已遲到了。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交通工具，不大能够掌握時間。」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事實，我不知道別人對我講的這個富有詩意的故事中是否有捏造的地方，但我希望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因為對我來說，再沒有比這一個說明忠實於一句話和說明一句話的力量最真實和最美好的了。

我的同鄉尤蘇波夫

我們營裏除了屠爾公白·尤蘇波夫以外就再沒有烏茲別克人了。

尤蘇波夫的俄語很差，因此，當戰士們聚集在一起談論自己的集體農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時，他就只有一聲不響靜聽別人講話。

大家彼此間有着共同的東西，而他一個人却像個孤兒。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因此，我剛一看到尤蘇波夫，我就知道他很難受。

我們躺在頓河上游一塊不怎麼深的草原上的谷地中。遠處在進行戰鬥。營在等待天黑下來，以便向火綫推進，更靠近德國人的鐵絲網。工兵們在準備地雷和導火綫。已經中午了，草原火熱起來。草原在發出碎裂開來的聲音，彷彿是一塊烤焦了的麵包，不過，這裏還有蟋蟀的和諧的歌聲。

我們躺在草很濃密的地上，草已經枯萎了。我們注視着天空，天上正有我們的驅逐機和德國人的驅逐機在進行戰鬥。太陽彷彿停住不動了，它好像不急於下去，因此，要隨便談多久都可以。

三個烏拉爾人躺在旁邊，他們正在談論着大家的熟人。波爾達人高爾勃雖不是奧爾勒人魏魯鮑夫的同鄉，但他們在馬利烏坡里一起工作過兩個季節，現在正在一起回憶着那個城市的工廠、街道和花園，像在回憶自己的故鄉似的。屠爾公白·尤蘇波夫則躺在他們旁邊，在一條很小的小澗旁邊忙碌着。他用一塊小

石頭攔住了水流，而水就在他耳朵下面低聲地鳴響着。

我爬到了尤溪波夫旁邊，推下了他的肩膀。

「屠爾公白！」我說。「現在在費爾岡●多好啊！太陽。桃子。水在灌溉渠裏唱着歌。要是在灌溉渠裏攔上塊磚頭，那水就會像瀑布似的了。夜裏在灌溉渠上面攔上一塊木板，你躺着，而在你下面的灌溉渠裏，水在輕輕地唱着歌，正像老母親在給你唱催眠曲似的。」

「啊哈，同志！」屠爾公白幸福地透了一口氣，因為他是費爾岡人。「你知道我們的費爾岡嗎？嘿，真好！嘿，謝謝你！你很早就知道的嗎？」

「大家都知道費爾岡，」我回答說，但他却憂鬱地搖搖頭。「我們都在那裏待過，」我接下去說，並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乾燥而又光滑，彷彿是被磨光的了。「你們在建設費爾岡大運河的時候，大家都想念着你們。」

我用臂肘支起身體，並招呼工兵阿爾明那克·派派齊揚說：

「阿爾明那克，你知道費爾岡嗎？」

「不知道，」他回答說，眼睛一直在望着天空，空中正有一打我們的驅逐機和敵人的驅逐機在急劇的旋律中打轉。

「可是費爾岡的方法呢？」

「方法是知道的，」他回答說，同時翻了一個身，把原來仰躺的姿勢改成了俯躺的姿勢，並用手掌遮住眼睛看了看我。「費爾岡方法真是好玩意，」阿爾明那克說。「發生了很大的效果。」

「什麼東西發生了很大的效果？」高爾勃再問道。
大家給他說清楚了。

「真是鬼知道，費爾岡方法是怎麼回事啊？有關於它的報導我不曉得讀過多少次了，但究竟是什麼回事還是不懂。」

屠爾公白拿起了一根樹枝想表演一下他們以前怎樣建設運河，但棲格列爾中士打斷了他。

「在我們古班，」他說，「我們在修建特希克蓄水庫的時候，我們改進了費爾岡方法。因此，現在正確的說就不是費爾岡方法，而是古班的方法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尤蘇波夫沒有讓他說完。他舉起了一隻手，正像在宣誓似的，蹲着。

「中士同志！不行！」他說，他的眼睛正像要從眼眶中跳出來似的，洋溢着黑色的光輝。
然而他的話却很少，他担心自己表達不出自己的意思。

「他就是我們同鄉，」屠爾公白指着我說，「讓他說個明白吧，請大家不要妨礙他。」

我談起了費爾岡方法，談起了建設第一條運河的英雄們，並回想起在喧嚷着的人民運輸綫上的那些燈火輝煌的夜晚。在烏茲別克人之前，誰也不曾在建設中掀起過這樣強大的人民熱情的浪潮。這一切在當時都很新穎，看來還值得加以爭論。這一切都是在運動中、在人民中產生起來和鞏固起來的。這是一種驚人的遊戲，是用人民的鶴嘴鋤敘述出來的神話。

後來這個神話又在阿爾明尼亞、阿捷爾拜疆、古班以及其他地區加以重複敘述了。但這個神話的故鄉却是費爾岡。

樓格列爾馬上就表示同意說，當然是烏茲別克人開頭的，而像他們這樣來開闢運河的人也是找不到的，但在古班還是改進了許多地方。

「我自己也在費爾岡待過，去觀察過那裏的情況，」他說。「費爾岡和馬爾蓋蘭的確是出色的城市。花園也是出色的，而葡萄——嗯，這種樣子的在古班的確沒有。出色的葡萄！」

我和屠爾公白勝利了。

而我們作爲一個勝利者，現在就有權毫不客氣的說話了。

「現在杜斯馬托夫在哪裏？沙里沙可夫在哪裏？肯丁巴巴也夫在哪裏？快活而又好說俏皮話的米爾扎馬黑蘇陀夫在哪裏？」

尤蘇波夫聳聳肩膀。

「不知道，」他說，「我一直在打仗。今天是幾號了？」

「八月七號。」

「那年在七天前就在運河上展開了羣衆性的工作啦。」

「那年的前天肯丁巴巴也夫首先完成了定額的七倍，今天是九倍，明天是十倍。後來一天就完成了六十個立方公尺！」尤蘇波夫笑起來了，同時還感到驕傲和狂喜。

「你記得哈利馬·納賽羅娃到運河來的情形嗎？」我問他說。「你記得有一天夜裏她唱歌時大家都